

以靈魂為第二我——由遠古至柏拉圖

鄭秀瑕

摘 要

第一位研究早期希臘靈魂觀的現代學者羅德 (Erwin Rhode) 認為古希臘人常將靈魂當作個人的第二我。德國心理學家藍克 (Otto Rank) 回溯世紀前的靈魂觀，更進一步簡化第二我所扮演的角色。藍克認為基督教會出現之前的第二我全是主體的護衛天使，確保自我之永存不朽。教會對來世的詮釋強調地獄天堂之分，使第二我淪為不祥的使者，甚至成為魔鬼的分身，功能在於提醒主體生命之必朽，且經常帶來死亡。

以教會的來世觀作為「第二我」正負兩面的分水嶺其實問題重重。一來「第二我」由遠古至現代都極多變，這個角色在古代文學中絕非全然友善；二來世紀前的來世觀並不比教會所呈現的更加樂觀。蘇美與荷馬史詩所呈現的來世幾乎毫無盼望，柏拉圖之前的靈魂也並非不朽。許多資料顯示古代人對靈界懼多於信。

本文前半討論古代靈魂觀與來世觀的多面性。後半則深入探討古代文化中靈魂作為第二我的可能性；為了更深刻呈現靈魂與主體之間的互動，並選取柏拉圖之前兩個趨近靈魂角色的文學人物，來印證古代的第二我往往兼含正負面功能。這兩個角色分別來自蘇美史詩《吉爾梅遜》和希臘悲劇《戴神女祭司》，都是遠在柏拉圖之前即廣為流傳的神話人物。

關鍵詞：靈魂、第二我、荷馬史詩、蘇美史詩《吉爾梅遜》、《戴神女祭司》